

/14

周信芳全集

文论卷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周信芳

/14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周信芳全集

文论卷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信芳全集. 文论卷. 2 / 周信芳著; 黎中城, 单跃进主编.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535-0318-9

I. ①周… II. ①周… ②黎… ③单… III. ①周信芳
(1895~1975)—全集 ②京剧—戏剧理论—文集 IV.
①J8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7642号

出版人 王刚
责任编辑 黄慧鸣 毛小曼
封面设计 胡斌
版式设计 汤靖
责任监制 陈平

书名 周信芳全集 文论卷二
作者 黎中城 单跃进 主编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号
邮政编码 200020
网址 www.cshwh.com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凯基印刷(上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5
字数 200千
版次 2014年12月第一版 201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535-0318-9/J.097
定价 70.00元

敬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电话 021-51870080

《周信芳全集》顾问及编辑人员

顾 问 刘厚生 郭汉城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科 马博敏 孙重亮 汪 培

沈鸿鑫 张丙昆 张鑫海 尚长荣

周少麟 龚和德 萧润增 黄菊盛

主 编 黎中城 单跃进

副主编 蔡世成 周有成

编 辑 贾瑞红 赵微娜 沈 磊 陈慧君

冯 钢 金国贤 周忠庆 周贝来

文论分卷 主 编 蔡世成

副主编 贾瑞红

出版策划 王 刚

出版统筹 黄慧鸣 毛小曼 何智明 王爱玲 陈 平

审 读 李国强 林 斌 王 刚 胡晓耕 何智明

责任编辑 黄慧鸣 毛小曼

编者的话

这是一份不可丢失和湮没的文化遗产。

这是一项不容忽视或拖延的历史任务。

随着岁月的流逝，像周信芳先生那样曾为我们民族的文明发展作过杰出贡献的大师，不可避免地会渐行渐远而淡出人们的视野。于是，将他们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搜集拢来，传承下去，以期发扬光大，晓喻后代，便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信芳，海派文化的一代宗师。由于他和梅兰芳等一批艺术精英的涌现，20世纪的中国京剧跨入了“京海融汇”、“众星璀璨”的鼎盛时期。作为国粹艺术的一座丰碑，他曾以创立麒派艺术的瞩目成就和推动中国戏曲近代化进程的卓著功勋，得到世人的尊崇。周信芳艺术研究会和上海京剧院决心承担起历史交付的使命，组成编辑团队，与上海文化出版社联手编纂出版《周信芳全集》，目的正在于将博大精深的周信芳演剧思想和艺术成果汇总成集，传诸后世。从筹资立项

到搜集资料、出版发行，迄今已逾十年，工程之大，难度之高，超乎想象。

《周信芳全集》篇幅宏大，资料翔实，所载内容跨越半个多世纪，涉及剧本、文论、曲谱、佚文以及影像、演剧广告等诸多方面，计划以图书和音像两种形态分别予以全面呈现。

其中，剧本部分，汇集了上海京剧院所藏周信芳先生编写和演出的剧本，这些包括手抄、油印、影印、铅印诸本甚或单篇、残本在内的资料，不仅版本殊异，格式布局不一，唱腔板式时有时无，笔误和手植错讹亦为数不少。我们遵循尽量保持历史资料原貌的原则，比照多种版本，进行适当的勘误、校正，不妄加增删，以利后人了解和研究。文论部分，除已结集出版的文章之外，还特别增入了散见于各类报纸杂志的作品，并于文末标明出处，以利查询。曲谱部分，所收录的40部戏的唱腔曲谱，除个别唱段参照上海京剧院档案资料整理成谱外，大都根据大师生前录音听写记谱而成，每遇同一唱段而唱腔有所不同者，辄选取其最具代表性者。《全集》所辑佚文部分，系十年编纂工作中意外获得的珍贵资料总汇。这些从未面世的文字涉及大师艺术人生的各个领域。此部分尚不完整，但相信随着编辑整理工作的持续进行，新材料必将不断涌现，我们亦将在现有基础上适时给予增补出版。

为了方便研究者清晰了解周信芳先生一生的事业发展轨迹和丰硕艺术成果，《全集》还特别增设了影像部分和演剧广告部分。其中，影像部分荟集了周信芳先生各个时期的剧照、生活照、工作照。演剧广告部分则收录了大师演出的报刊广告，既摘其要义编制表格供人研究，又全数作了图像扫描，录入数据光盘，以备查考。

为全面展示一代宗师周信芳先生的演剧艺术，《周信芳全集》的音像部分，

汇聚了大师所拍京剧电影、纪录影片片断以及唱片公司、广播电台收藏的唱片、录音和实况转播资料等，并将以电子音像的方式另行出版。

《周信芳全集》編集之初，原拟取名《周信芳艺术大全》。由于大师的艺术实践与工作生活密不可分，他本人既是名角亦擅管理，集编剧、导演、作曲、评论于一身，且社会活动丰富，生活内容充实，人生道途曲折，学养深厚，情趣多样，单以“艺术”二字概括，唯恐以偏概全。斟酌再三，最终定名为《周信芳全集》，或可表达一层意思：对于大师的研究，只有立体、全面、深入地解读，方能真正认识其非同凡响的才华与独特辉煌的成就。至于许多目前仍然散落于民间的资料，我们将在各方的帮助配合下，不懈努力，不断发掘，以臻完善，名更符实。

《周信芳全集》的问世，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化广播电视电影电视管理局、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全面支持，也得到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在项目立项和资金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在此，我们谨向曾经给予此项工作大力支持的政府领导部门，提供丰富资料的单位和个人，周信芳先生的亲属，以及所有为编纂出版《周信芳全集》付出艰辛劳动的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2014年12月

目 录

- 《乌龙院》表演艺术 / 1
- 《义责王魁》表演艺术 / 28
- 《清风亭》表演艺术 / 37
- 《打渔杀家》表演艺术 / 71
- 《徐策跑城》表演艺术 / 87
- 《四进士》表演艺术 / 104
- 《萧何月下追韩信》表演艺术 / 148
- 更好地继承，更多地创造 / 169
- 继承和发展戏曲流派我见 / 173
- 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双 / 179
- 永不忘却的纪念 / 180
- 谈谈连台本戏 / 182
- 悼念老战友欧阳予倩同志 / 186
- 悼念亲爱的老战友——予倩同志 / 189
- 必须推陈出新 / 192
- 谈《澶渊之盟》的三个人物 / 196
- 坚持推陈出新和古为今用 / 209
- 做一个革命者，坚持“推陈出新”，不断革命 / 211
- 书到用时方嫌少 / 214
- 为现实服务，京剧当仁不让——谈京剧改革与程式 / 216
- 投身现实斗争，反映现实生活 / 219
- 从生活出发，向传统借鉴 / 221
- 空前大捷 / 224

- 京剧艺术的伟大革命 / 226
- 一定要听党的话 / 228
- 京剧一定能演好革命的现代戏 / 230
- 《封神榜》本事 / 233
- 理想的剧场——面部的方位 / 234

《乌龙院》表演艺术

关于宋江和梁山好汉的事迹，历史上的记载十分简略，只有“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等几个字。在《水浒》里，可描写得有声有色。过去常听人说：“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这话一定是封建统治阶级胡诌出来的，因为他们怕老百姓读了《水浒》要造反，怕江山坐不稳当。

京戏老本里有关《水浒》故事的戏并不算少，它们暴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歌颂了梁山好汉的英雄事迹。但其中有的也夹杂着许多歪曲的描写，像《乌龙院》，就把宋江描写成一个嫖客。

以前我也常演《乌龙院》，那时候对宋江这个人物的认识是很不深的。解放以后才明白他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是被逼上梁山的。原本有许多问题，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也颇不一致。如对阎惜姣这个人，有人认为不应该把她写成淫妇，认为她也是在追求婚姻自由。我认为需要充分研究一下这些问题，所以有一个时期我没有演这出戏。

宋江是梁山好汉中主要人物之一，在有关宋江的“宋十回”里，乌龙院里发生的事情，对宋江被逼上梁山起了重大的转折作用。

我于一九五三年开始整理这出戏。在剧本上，从人物出发，抓住宋江是英雄这一点，根据新的观点和《水浒》原著，把人物性格统一起来。在表演上，把许多轻佻的、丑化宋江的表演，如挪椅子、打胸、踩脚等等都删去了。

按照原本，《乌龙院》只有《闹院》、《杀惜》两场，而没有《刘唐下书》，演法大致相同。只在昆曲《黄泥岗》中看到过《刘唐下书》，和《乌龙院》的《下书》是两回事。从《乌龙院》的原词来看，宋江一上来就唱“那一日闲游在大街上，偶遇好汉小刘唐”，那么《刘唐下书》似乎应该在《闹院》以前。到底怎么演法，没有见到过。后来看到冯志奎、潘月樵两位老先生演，是在《闹院》之后，这比较合理。如果《下书》在前，宋江收到梁山的信，随便往身上一塞，就“到乌龙院走走”，未免太麻痹，也太不像一个时刻关心梁山的英雄了。只是冯、潘两位老先生演的

《下书》，还比较粗糙，“水词”比较多。一九五三年整理时，我对这一段作了重点加工。

关于阎惜姣的问题，我认为她应该是个反面人物，评价的标准就在于她对梁山给宋江的那一封信的恶劣态度。从对这封信的态度上，说明阎惜姣走上了反动的道路。这一点明确了，这个人物就好处理了。过去主要是表现她的淫荡、泼辣，现在则更着重表现她的狠毒。宋江不但不是流氓，相反地，他对阎惜姣是处处迁让、忍耐，对比之下，更能显出宋江的胸襟和气质。有一次演出以后，就有观众说：“阎惜姣该杀！”这样也就把宋江的正面形象演出来了。

有些演员不愿演坏人，只愿演好人。生活里有好人，有坏人；戏里也要有好人，有坏人。没有坏人，也就衬托不出好人。要是人人演好人，那么坏人谁来演呢？能把坏人演得真坏，把好人演得真好，那才是好演员。

这出戏在一九五三年整理以后，还在不断加工，需要依靠观众和同行反复提出意见，以便使它能改得更完善。

现在，就按场序谈谈这出戏。

第一场《晁盖坐帐》。这戏是我加上去的。加这一场是为了把信和银子都交代清楚，开场也热闹些，还可以和后面的《刘唐下书》相呼应。

第二场，张文远本来有许多色情的唱词和念白，像“要高兴高兴”等等。现在改为：

张文远 啊，大姐，这几日衙中事忙，不曾来看望大姐，好像有许多言语，要对你讲啊。

阎惜姣 好吧，你随我到卧房中去讲。

我设想他们是去商量如何暗害宋江。在老词中，阎惜姣后来对张文远说：“闻听人言，宋江私通梁山……”我觉得这词不够合理：当时的妇女，平日不能轻易出门，她怎么能听到这些话，张文远反而听不到？其实张文远经常和宋江在一起，他倒能看到宋江所交游的那些朋友。他站在官府的反动立场，就把他们都看做是“不法之徒”。那些话由张文远听到了，就在幽会的时候告诉阎惜姣，这要合理些。这样，也就伏下了杀机。

第三场是宋江上场。

原本中，宋江是“闲暇无事”，才“到乌龙院中走走”。从这里看不出他和梁

山的关系，并且把他写成是存心玩弄女性去的。现在根据《水浒》把宋江的念白改为：

只因济州有公文到此，命所属各县，严防梁山。是我奉了太爷之命，叠成公案行文下乡，忙了数日。今日才得闲暇，不免去到乌龙院中闲散一回。

这样就交代了梁山的事情，也表明宋江处处关心梁山。因为晁盖等智取生辰纲以后，就是宋江把他们放走的。公文到来，和他的关系很大，所以他也很紧张。今天好容易空一些，就到乌龙院去“闲散一回”。接下来的唱词，原本本来是：

那一日闲游在大街上，
偶遇好汉小刘唐；
他把那实言对我讲，
请我到梁山去为王。
这富贵岂是人妄想，
自有那天爷作主张。

这些词，又粗糙，又没有感情，还有宿命论的观点。改的词是这样：

那晁盖打劫了生辰纲，
海捕公文来到了郓城县大堂。
我也曾送信将他们来放，
放他们到梁山把身藏。
众好汉曾把那官兵抗，
好教我时刻挂念在心肠。

改这一段唱词，还因为《刘唐下书》已经挪到《闹院》后面去了。前面说过，先下书，再闹院，就显得宋江太麻痹了。宋江应该是在遇到刘唐之后，接着就遇见了阎婆，所以来不及销毁书信，就让阎婆拉到了乌龙院。

宋江唱完“移步儿来至在长街上”，幕后就传出了街坊邻居的声音（内行叫做“搭架子”）：“列位，你们看哪！前面走的张文远，后面跟随宋公明。师徒二人同走一条道路，真正令人好笑啊！哈哈哈！”宋江唱完上句，不应该停下来等后面“搭架子”。他是在闲散之中，边走边想梁山的事。里面说“列位”，他还不在意。说到了张文远，他也只是稍稍有些感觉。等说到宋公明，说到自己身上来了，这

才注意起来。听到了嘲笑的话，觉得很惊讶。要去问问，有些腼腆，又不能不问。稍一犹豫，还是去问了。这些层次，一定要在表演中交代清楚。

宋江拱手说“请了”，不应该把手抬得很高，因为郓城县的街道不大，街坊离得不远，同时街谈巷议离远了是听不见的。宋江要从神情里表现出是在对着近边的人说话。

幕后的“搭架子”也很要紧。一般常常是语气太平，没有感情。“搭架子”全靠声音来表现，需要认真做好。幕后的街坊一看见宋江，觉得失言，连忙说：“哦哦！是宋大爷！”宋江问话的态度很好，带着笑：“你们言讲什么？”回答是闪烁其词的：“无有讲什么，不过是闲谈而已。宋大爷进来吃杯茶再走吧！”

宋江知道他们不肯说，也就不再追问。一面说“不用，不用”，一面转身走开。前行几步，自言自语：“哎呀且住！听他们言道，前面走的张文远，后面跟的宋公明。师徒二人同走一条道路……”说到这里，眼一转，想一想：“难道张文远……”（下面的词“也走此道”可略去不念。）既而又想：咳！这些人就好无事生非，听起来那还有个完！不听。于是接着念：“是非终朝有，不听自然无！”走到乌龙院门口，见大门关着，宋江不应该过于吃惊，因为过去住家人家也有白日关门的。拿扇子拍左掌表示敲门，一面叫：“大姐开门来！”这里要表现得有分寸。先多拍几下，拍得轻一些、慢一些；稍等一等，没有人来开门，就拍得响一点、急一点，叫门的声音也重点；再等一等，还是没人来开门，有些不耐烦了，才说：“呔！开门来！”

阎惜姣上场时的色情动作删掉了。她只是慌慌张张地跑出来问：“谁呀？”宋江回答：“是我。”她听着好像是宋江的声音，心里巴望宋江别来，所以再问一声：“你是谁呀？”等到真正听明白是宋江来了，更慌了，就说：“你今天来得不凑巧……这儿门上了锁，钥匙在我妈妈房里，有什么事明天再来吧。”这自然是在支吾，没话找话。宋江起先并未疑心，听见阎惜姣的语气不对（所以念白的语气最要紧），反而有些疑心了。所以说：“快取钥匙开门！”心里想：不管怎么样，进去了再说。阎惜姣说：“你等着。”宋江背过身来轻轻说一句：“不凑巧哇！”联想起了方才路上遇到的事。

阎惜姣把张文远藏到阎婆房里，自己匆匆忙忙整理一下衣裳，过来开门。从这以后，场上虽然只有宋江和阎惜姣两个人，可是阎惜姣时时不能忘掉张文远还

藏在后面。阎惜姣之所以翻来覆去，都是因为后面藏着张文远。

宋江进门之后，按照老的演法，宋江往下场门一看，再过来往上场门一看，阎惜姣就跟着左一挡、右一挡，然后两人上一步，一背手，对着脸转了个圆圈，行话叫做“推磨”。这样表演，对观众是交代清楚了，可是，张文远藏在里面，宋江也会看出来。

我对这一段做了一些改动。

宋江进去，先往下场门看一看，那里是后院或者后房。阎惜姣不去挡他，因为张文远并没有在那里，即使去搜查也不要紧。宋江再稍走几步往上场门一看，这边是阎婆的房子，张文远就藏在里面，所以阎惜姣不由得走上一步，稍稍挡一挡。背手对看还是保留着，不过取消了“推磨”，因为两人对站着，观众看不见演员的脸，所以两人一对脸，不上步而往后撤。宋江往下场台口退，阎惜姣往上场门退，形成一个斜的对角线。这是吸取话剧舞台调度的方法，打破了京剧习惯的八字形对称的方法。

这时阎惜姣的大半个脸对着观众，主要是让观众看她的表演。当然，宋江虽然背对着观众，也要有神气。

既然这时主要是要看旦角的表演，那么旦角怎么办呢？我和王芸芳合演这出戏时，摸到了一条路。

这时阎惜姣十分心虚，宋江一打量她，她就一惊：“该不会给他看出什么破绽来吧？”正因为心虚，宋江眼往哪里看，她的手也不自觉地跟着动。宋江往她鬓边一看，她想：“该不是头发乱了吧？”不由得摸一摸头发。宋江又往下一看，她又想：“该不是衣裳皱了？”不由得扯一扯衣裳。这样表演不伤大雅，也能表现出她内心的慌乱、紧张。但演员不但要手动，心也要动，不然就没有意思了。

宋江并没有看出什么，也说不出什么话，有些下不了台，只好轻轻“哼”一声。这就演过了这一段。

阎惜姣心定了，宋江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因此她反打一下：“哟，宋大爷，今日你进得院来东瞧西看，乌龙院中难道有了歹人吗？”

宋江解释说：“不是哦，往日进得院来，到处收拾得干干净净。今儿进得院来……”因为是解释，预先并没有想好要说什么，所以看见什么说什么。看见挂画的地方，就说：“画也未曾挂。”看见地下，就说：“地也未曾扫。”又随便安上

一个由头：“幸喜是我一人前来，若是同着朋友前来，成什么样儿啊！”这也是无话找话。

阎惜姣一见宋江本来就有气，因为他搅了他们的“好事”。一听这话，更气了。宋江软下来，她就硬起来：“我的心眼里，压根儿就没打算尊驾您来！”

宋江无话可说，只好自己解嘲：“是啊，她没有打算我来。若是打算我来，早就收拾干净了。”再一看，阎惜姣竟自己坐下了，就说：“大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这还是从夫妻之情出发的，语气很缓和，同时，自己搬椅子坐下。阎惜姣嫌他挑眼。他又自己解嘲，并且很善意、很亲密地把椅子搬到她面前坐下。过去有三推三拉的恶劣表演，还说“花钱的老爷们喜欢这个调调儿”，我都给删去了。

阎惜姣再犯他，宋江又吃了个闷气。但还是善意地把椅子搬回去。

坐下以后，又没有话说了，就问：“大姐，你可好？”

阎惜姣说：“我有吃的，有喝的，怎么不好呢？”

又碰了个钉子，宋江更没词儿了，就讪讪地说：“我也好。”

“谁问你了？”她可回得快。于是又僵住了。宋江本来是来闲散的，故而还是找话说。看见她在做针线，就问：“手拿何物？”

“你的帽子！”她又顶撞他。

宋江分明看见是鞋子：“嗳，分明是鞋儿，怎说是帽儿？”

“知道了你还问！”

总之，一个是心平气和，一个是故意顶撞。

宋江给她一说，忽然想起明天是阎婆的生日。前面曾经加了一些词句说明他近来很忙，因此这时就说：“礼到人不到。”这句话要说得真诚。

关于礼到还是人到的话，阎惜姣前后说过两次。一次是对张文远：“只要你人来，礼来不来不要紧。”现在对宋江又说了一次，不过正好翻过来：“只要你礼到，人到不到不要紧。”前后照应、对比，就可以看出她对待两个人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宋江说时，还有点欺负人的味道。

宋江是好心人，还以为她是因自己不能来而生气了，连忙说：“哦哦，我礼到人也到。”

因为问到鞋子，就向她要来看看。阎惜姣厌烦极了，恨不能打他几下。先推说他手脏，然后又往地下一扔。这太侮辱人了，宋江这才有些发火：“啊！方才

你道卑人手脏，如今净手已毕，你将鞋儿掷在地下，难道就不腌臢吗？……这还了得！”

阎惜姣先是“赶尽杀绝”，看见宋江有些火了，就又缓和下来：“哟，一根筷子吃藕，又挑眼啦！……干嘛这么生气呀，你这么看，那么看，你看！你看！”

过去的演法是宋江一碰就发火，而经阎惜姣几句话一说，又什么都忘了。这就歪曲了宋江这个人物。这时他应该是虽然有些火，听见软话，又觉得不能欺负她。杀人不过头点地，和美了也就完了。但气还没有消。看看她，有点僵，就接着她的话说：“你讲得有理：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踏。它总是要坏的。”宋江就抓住这句话做文章，把“坏的”两个字语气拖得长一些，同时手里的扇子向她稍稍一指。这是一句双关的话，意思是：“你当初还好，如今变了。”

下面就是宋江夸鞋儿做得好。阎惜姣一直是在欺负宋江，可是她又喜欢听好话，这时就说：“你还知道好歹吗？”这也是一句双关的话，她怪他对她冷淡。其实宋江并不是对她冷淡，宋江是讲真情的，本来对她很爱护，而阎惜姣要求的却是荒淫无耻的生活。

宋江听了这话，就说：“为人在世，哪有不知好歹的道理！”

这时阎惜姣稍带一点喜悦，同时也带着轻视的心理：“老娘倒要考考你。”

——因而问：“你看它哪点好？”

这句话是真的，她就是爱听好话。

宋江见她高兴起来了，以为没事了，就借题发挥地加上一句：“颜色不对呀！”说时，先看看她，再用扇子半指鞋，半指人，指在鞋子和人的中间。这也是一句双关的话：“打我今天来，你的脸色就没有好过呢。”

阎惜姣马上脸色一变，冷笑一声：“早知颜色不对，你就不该来！”把鞋子抢过去，够泼辣的了。她既而一想，觉得话说得太重了，究竟自己还是吃他的、穿他的，于是就变为假笑，半撒娇地加一句：“哟，又颜色不对了！”

这样，宋江也就作罢了，看她心情这么烦，就好意地问她的心事。

阎惜姣这时把藏在里面的人忘了，还带着些撒娇的意味说：“漫说没有心事，哼，我就是有心事，你也猜不着。”意思是“你不知道我的苦处”，同时也料定他猜不着。等到宋江说：“一定要猜。”她突然想起后面还藏着个人呢，要是再猜下去，宋江更不肯走了。于是她连忙说：“你别猜！”但他却猜起来了：“大姐听了！”

阎惜姣半回身，心里悔恨起来：“跟他多说些什么！”嘴里不觉说道，“真讨厌！”

宋江猜心事的时候，阎惜姣暗中焦急，要他别猜，想支他走，而他一定要猜。等到宋江唱“这不是那不是是何意见”，阎惜姣无意中伸出三个指头比了一比，表示：“他还不走，三郎怎么办？”宋江正在思考，碰巧看到她伸出三指，以为她是在想念自己，就说：“我这一猜一定猜着了。”唱到“莫不是思想……”，也伸出三指，阎惜姣吃了一惊，以为给他看破了，哪知接着唱的是“……宋公明”，她才心定了，赶快假笑说：“你才知道我想你呀！总算被你猜着了。”

宋江也很快活，坐下以后，就问：“大姐是怎样的想我？”

阎惜姣说的“左手拿碗凉水，右手拿着蒜瓣”，词意不够明确。推想起来，大约凉水是暗含着“淡”的意思，咬蒜瓣的声音很响，借用来谐“想”的字音，也就是所说的：“淡想，淡想，想断肝肠。”

这时宋江反而怀疑起来了，因为她平日并非如此，今日为什么说得这么亲热？所以顺口问她：“你这是想我啊？”阎惜姣憋了一肚子气，这时候爆发了：“你妹子想你，你姐姐想你！”

“呸！”宋江恼了，这是他第二次发火，一下子他想起了在街上听到的风言风语，把前因后果都联系起来，于是唱：“适才路过大街上，许多的言语不好听……”

虽然这样，宋江还是给阎惜姣留余地。俗话说：“当面不羞君子。”他并不是流氓无赖，因此要“话到舌尖留半句”，也就是告诉她：“我全明白了，但不必说出来，你心中要有数。”

阎惜姣在气头上不顾一切，逼他讲出来。宋江再提醒她：“说出口来难为人。”

阎惜姣还以为他不知道，就摆出了泼妇的腔调：“一不作贼……二不偷人家的……”宋江追问“三”，阎惜姣见问到“三”，无话可答，心一虚，就说：“还有他妈的四呢！”

宋江接唱：“都道你私通了张……”说到这里又咽住了，还不愿意戳破。阎惜姣再逼他，只好说了：“人道你私通那张文远！”“那”字拖长腔，表示宋江还在犹豫：“说还是不说？”长腔唱完，“张文远”三字是冲口而出。张文远的“远”字，可以唱得高亢，因为他这时很激动，唱的时候字就像是喷放出来似的。

阎惜姣听了这话很吃惊，坐下没话说。过去演到这里，宋江就说：“你真教